

【在人间】

表哥家的小黄

□林丹

【有所思】

祭祀之事

□陈连祯

台湾本是多种移民的熔炉。客家人以异乡为故乡,为了生活在宝岛定居下来。

台湾人说台语,其实说的是河洛语。所谓河洛,也就是大陆三川之地,包含黄河与洛水交会的中原地区。

两岸同胞一家亲,从民间的祭祀昭昭可知。

一位外省第二代的长辈随军队只身来台。她小时候的记忆中,清明祭祖,只见父母摆桌、铺布,都在家里,清清静静,简单祭拜祖先牌位。后来嫁到新竹客家庄,第一次参加夫家清明扫墓,看到数百位宗亲齐聚,占了半个山头祭拜,这阵仗还真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文化冲击。由于乡亲四面八方赶回来,连嫁到国外的也都带了孩子来长见识,人特别多,祖坟附近设有报到柜台,先报到登记,再摆上祭祀供品。

备妥金银财宝,摆好蔬果鱼肉,先要拜土地公福神。祭祀从请神开始,人人手持三炷香,香烟升起,缭绕脸上。香在炉中,神在空中,祈请诸神下凡。

祭祀开始,宗长用客家话诵念请神祭文,很是典雅有韵。念完祭文,将大家各自带来的鞭炮一串串头尾相连,围绕坟上,两头一起燃放,噼里啪啦,半小时才放完。那位长辈一时都惊呆了。

香烧过了大半,到了送神时刻,于是宗长念送神文。送神文中有“酒冷没气,肉冷没味,小小酒筵不敢久列神前”等人性化的温暖气息。中午时分大家共同享用客家美食:红烧肉、炒面、炒米粉和福菜汤。人人自备餐具,在这里共享。吃饱后,高高兴兴地各自回家。

祭祖,乃家族大事,请列祖列宗飨宴,也请列列尊神庇佑,其实就是跟祖先有约,一起吃个饭呗。

刘邦的故乡江苏沛县百里平地,祖坟往往就葬在自家田地。我生长于台湾嘉南平原,这里一望无垠,没有丘陵,家中田地上也有数座祖坟。台湾下港年年的祭祖,活像大陆江北野地,质朴的农民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祖先不就是天天陪着后世子孙在工作吗?

大陆江北、台湾嘉南平原的农民,除了田还是田。很多人从未见过山,也未到过大江大海,一生只守护着家里祖先留下来的土地,早出晚归,辛勤耕作。他们见坟如见祖先,没有丝毫的不安。农民本性质朴,生活简单,天天与祖先为伍,却过得稳妥踏实,因为天人合一,人与土地以及天地神祇都联结而合为一体啊!

小黄是一条狗,一条忧郁的狗,眼眶经常湿漉漉的,闪着晶莹的亮光,像随时要淌下眼泪来似的。

它常站在表哥家附近的土丘上,默默地像个老人一样注视着坡下匆匆走过的行人。旁边耸着几座立着石碑的坟茔,上面开着几朵暗红色的蓖麻子花,耷拉着几簇沉甸甸的狗尾巴草。

每每有异乡人从麻石街上走过,其他的狗此起彼伏地追着人家的屁股一阵狂吠,引得人家恼羞成怒地转过身来,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与狗紧张地对峙着。这时,非得有狗的主人疾步走出小木屋,大声呵斥住自己家的某条狗,异乡人才得以狼狈地心有不甘地脱身而去。

而小黄只是站在土丘上漠然地看着,从不参与它们的吠叫,沉默得像对面远处的青黝黝的无言的群山。一阵山风从田垅里倒灌过来,掠起它身上光滑柔顺的金黄色短毛,像吹开一朵朵毛绒绒的蒲公英,倒竖着似要挣脱它的身子而去。小黄的四条腿健美而颀长,逐渐褪为乳白色的绒毛一直到它的脚趾间。它将爪子牢牢地钉在土丘上,迎风而立,一动也不动。

有时,我挺怀疑小黄的倔犟不吠,心里一个劲儿地犯嘀咕:不叫的狗,还能叫狗吗?可表哥笃定地讲,它就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狗,一条善解人意的狗。

也是,我每次去麻石街后搭着葡萄架的表哥家玩耍,人还没爬上那座小土坡,狗早已飞蹿出了葡萄架下,亲热地用鼻子直蹭我的



小手,湿漉漉的,麻酥酥的,害得我心里一阵怪痒痒。可小黄还没有完,嘴里呜呜地呢喃着,也不知它在说些什么,只是不吠叫罢了,挺着一个光滑金黄的脊背,奔跑到前面引路。一回头看我还没跟上,又迈着碎步蹿了回来,老实地紧贴着我的身子,摇晃着它那条浅黄色的毛茸茸的尾巴,驯顺地跟着我往小木屋里走……

表哥是祖母家的亲戚,他的祖母与我的祖母是亲姐妹。表哥的出身成分不好,他爷爷解放前曾是地主。街上的小伙伴平时还好,嘻嘻哈哈地打闹,大家都相安无事。一旦发生争执或纠纷了,他们辩不过表哥,便气急败坏、不管不顾地使出最后的杀手锏,义正词严地点着表哥的鼻子教训道:“地主崽,不老实!”表哥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,瞬间像一个霜打的茄子,蔫蔫地低下了脑袋,领着两个弟弟往街后的自家木屋走去。

小黄在一边呜呜地低咽着,耳朵竖了起来,眼里噙着亮晶晶的泪水,瞪着四

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:“地主崽,哪个想来啊?”话刚一说出口,我立马就后悔了,胆怯地瞥了一眼如泥塑般呆杵在那里的表哥,无趣地、机械地挪动着自己的脚步,沮丧地走出了藤萝缠绕的葡萄架。

突然,我感觉手背上一阵毛茸茸的温热。低头一看,小黄正用嘴咬着我的衣角,使劲拽着往葡萄架那边拉。我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,我知道自己闯大祸了,犯了表哥的大忌,便一把推开了小黄的脑袋。小黄猝不及防,顺势在地上打了一个滚,站起来甩了甩脑门上的干草末,吐着淡红色的舌头,蹲踞在土坡上,喘着粗气,看一眼葡萄架下的表哥,再望一眼这边显得不知所措的我,突然仰起长长的脖颈,伸着尖尖的嘴巴,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凄厉的石破天惊的吠叫——汪……悲怆而忧伤!我瞬间像被人施了法术一样傻傻地定在了那里,望着小黄的眼角滚下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……

多年后,我回老家扫墓,遇见久违的表哥,向他打探童年的小黄之后的去向。站在表叔家新修的红砖房前,已变得自信、乐观、豁达的表哥努了努嘴,用手一指土坡上荆棘丛后的茅草堆,欣慰地微微一笑:“你还记得它。它是老死的,也算是寿终正寝了……”我凝视着荆棘丛后的那座茅草堆,眼睛久久地没有挪开,仿佛看见那条重情重义的小黄狗,正迎风伫立在土坡上,身上倒竖起一绺绺金黄色的绒毛……

【浮世绘】

旧时光里的朋友圈

□马海霞

旧时没有电话、手机,远途联络仅靠书信电报,平日联系亲友,只要相隔不远,抽个空闲迈开腿便上路了。

我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二姨家。二姨住在城郊,是菜农,整天不是在菜地里忙碌就是在集市上卖菜,家里时常无人。但这个用不着担心,我和母亲刚进村口,就有热心村民上前告知,刚才打二姨家门口路过,发现二姨家锁着门。还不等母亲应声呢,又有几位村民闻声赶来,张罗着四处找二姨,有人跑去菜地,有人直奔集市,这些人一路找一路打听乡邻:“看到磊子娘没?她家来亲戚了。”用不了多久,二姨便得知了消息,急匆匆地赶回来了。

记得我六岁那年,母亲用小推车推着我去二姨家附近的县城大集上买东西,那时县城大集在大桥下的河滩里,摊挨摊,人挤人,母亲把小推车放在大桥边上,让我坐在小推车上等着她,并嘱咐我“看好车子”。我胆子小,左等右等不见母亲回来,便哭着从车子上溜下

来,顺着母亲进河滩的方向找她,边哭边喊:“娘,娘……”有摆摊的听到哭声,喊我过去,问:“谁家小孩走丢了?你哪个村的?”

我刚报上村名,便听到人群中有人高喊:“这小孩长得和磊子娘有点像,她妹妹不就是那个村子的吗?这个小孩肯定是她外甥。”几位卖菜的摊主拉住我让我坐在摊子里面等,说不到我娘,就把我送二姨家去。那天,二姨先于母亲来了,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说,她在菜园里干活呢,听二子媳妇赶集回来告诉她,卖菜的胖婶在集上捡到一个小孩,好像是她妹妹家的孩子。二姨听完就往集上跑。

旧时,村里总有闲人爱站在胡同口唠嗑,村庄少有事情能捂得住:谁家来了亲戚,谁家女儿或儿子相亲,谁家新女婿今儿上门了……他们瞧得一清二楚。

我小时候也爱在胡同口玩,瞅着有陌生人进了村子,便伙同一群小孩子跟在来人身后,直至人家进了大门,入了房门,还要把眼睛

贴在窗户玻璃上往里瞧。

有一回,有人给六姑说媒,相亲那天母亲陪同六姑去的。小孩子不让进屋,我便扒着窗户往里瞧。那位小伙子长得乌黑,穿了件不合身的白衬衣,还戴了块新手表。他和六姑都不说话,母亲问一句,他回一句,其间他抬了六次手腕,看了六次表。六姑回到家让母亲告诉介绍人,她相不中那人。母亲也说不合适。哥哥说,那人的手表肯定是借的,他都戴反了,还故意抬手腕显摆……一顿饭的工夫,男青年戴反了手表还抬了六次手腕的事儿便传遍了全村。

那时的年轻人最烦村里爱站胡同口的老太太们,这些人虽然热心肠,但也爱打听事儿,不管谁从她眼前过,她都得说道说道。有一年,父亲的老同学老路打发儿子小路给我们家送来一袋苹果,小路是个闷葫芦,不爱出门,也不爱说话。他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过我们家一次。那次他来送苹果,正好我们家没人,邻居李大爷家也锁着门,任

凭胡同口的老太太如何问他:“哪里来的?要到谁家?”他就是不吱声。一个人愣愣地进了胡同,见大门紧闭,把苹果误塞进李大爷家大门里,跨上自行车便走了。李大爷回来后看到苹果,四处打听谁送的,打听了半个村只得知来了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,咋问也不说话,可能是个哑巴。

半年后,父亲遇到了老路,才知道那袋苹果应该是送给我们家的,但事情过了那么久,苹果也早被李大爷一家消灭了,父亲便没和李大爷再提这事。几十年过去了,李大爷想起当年那袋苹果,大概还在心里犯嘀咕:到底谁送他的,远方亲戚还是旧友路过?父亲依然不去点破,权当给李大爷留一个甜蜜的疑惑。

旧时没有网络,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靠口头相传,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朋友圈。虽然无法屏蔽掉某些人和事情而略显苦恼,但现在回想起来,正是这种隐藏不了的胡同传播,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些情义与温暖。